

电视小说 台湾精选

群星聚集 黄金时段



渴望

台湾

作者



甯宜文

台湾电视小说集之
03

甯宜文 著

渴 望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 原
封面设计：紫 薇

台湾电视小说集之 03

渴 望

甯宜文 著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00,000 字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 册

ISBN 7-5329-1393-7/J·1228

定价：11.00 元

独家版权·翻印必究

第一章

福建泉州在元朝时曾经是世界大港口之一，然而历经明末的战乱，一直到清朝收服台湾，泉州一带一直被视为军事重地，因而即使在乾隆盛世，依然百业萧条，人民生活困苦，也掀起了另一波闽、客人大规模的移民风潮。

而台湾虽被列为禁区，严禁内地人前往，与大陆之间更隔着凶险的黑水沟，仍然挡不住一波波渴望拥有自己天地的闽客人，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遍地黄金的台湾。



清乾隆二十二，福建厦门海边炎热的艳阳天，一群晒盐女正努力的在盐田里以木耙着结晶盐，她们头上都戴着以三角头巾绑着的斗笠，个个汗如雨下，盐田边一堆堆雪白的粗盐堆积如山。不远处巨大的水车漉漉转动，不断引着海水到盐田里。高大俊美，外型带着几分憨厚的黄天福提着装水的竹筒

渴 望

远远走来，停在这群晒盐女工作的盐田旁，在盐田里的阿莲老远就看到看到了天福，心里暗暗窃笑，向着身边众晒盐女打手势暗示，大家同时望向天福，天福被看得有点腼腆，阿莲接着故意大声说：“阿玉姐，你看他又来了！”

宝玉这时才抬头看见天福，害羞的低头用力铲着盐巴，有点被捉弄的感觉，赌气的喃喃对阿莲道：“他来，关我什么事？”

宝玉嘴里虽这么说，却见一丝浅浅笑意掠上脸庞。

“喂！阿玉姐说，叫你不要来了！”阿莲抓到机会一点也不放过，对着天福喊着。天福闻言一愣，不知所措，宝玉却急着放下盐铲忙着解释：“你乱讲，我哪有……”

宝玉话没说完，众女已经笑成一团，宝玉赶紧收口，故意气愤地挑起装满粗盐的畚箕要走，沉重的盐巴，令宝玉颇感吃力。“喂！你还愣在那儿干嘛？宝玉姐生气啦！还不来帮忙！”

天福闻言，如获大赦，匆匆奔前接过宝玉的畚箕，迫不急待的递上竹筒：

“我来……宝玉，我带水给你喝。”

阿莲看了心里更是得意，故作叹气状：“我们口也好渴，都没人送水给我们喝！”

众女哈哈大笑，宝玉心里高兴，但对阿莲的调侃颇感无奈：“阿莲你……”

“好啦、好啦，宝玉姐，我们不闹了啦！”阿莲接着对众女吆喝：“别吵、别吵，大家去工作，大家去工作。”

众女这才笑着继续工作，天福与宝玉走到一旁树荫下。

“大老远的路，不是叫你不要来吗？”宝玉疼惜地望着天福。

“……我……我只是想来看看你……”

宝玉闻言，心里涌上喜悦，暗暗低头：“万一詹大爷发现你不在田里耕作，又要骂你了！”

“不会啦！我就是替詹大爷运粮到北庄去，经过这里的。”天福说着小心翼翼地从小荷包里取出一个小荷包递给宝玉：“宝玉，这给你吃！”

宝玉接过荷叶包打开，里面竟是晶莹的白米饭，禁不住惊喜：“白米饭！你从哪儿弄来的！”

“在詹大爷的厨房里偷的。”天福压低声音。

“天福哥，以后不要……万一……”宝玉略为紧张。

“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宝玉谨慎的将白饭又用荷叶包好，天福不解：“宝玉，你不喜欢……”

宝玉缓缓望着天福：“怎么会不喜欢？能吃到这种米饭，是多么的不容易……我想带回去给我娘！”

天福感叹不已，转头悠悠望向远方：“有一天，我一定要有一块自己的地！”

渴 望

“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，我们……我是说你怎么能作到？……”

天福眼神充满希望：“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地方，只要你肯干，开出来的地，都是你的，有一天我一定要带你去那个地方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天福遥望远处海面上行驶而过的帆船，缓缓说道：“台湾——”



阵阵海潮声中夹杂着斥喝怒骂：“你这个穷小子，你以后敢再来找阿玉仔我就打死你！”

“你给我滚出去，顺便把你这些破烂东西带走！”

跟着林父的漫骂声，两三盒礼盒自林家大门内摔出，其中一只小木盒里掉出一只小玉指环，接着天福被林父推扯出来。

“你还敢给我上门来，也不照照镜子，凭你也来提亲，你这个穷小子，你是凭什么——”

“阿伯……”

“你不要叫我——”

天福毫不畏缩：“对！我现在是穷，可是我人穷志不穷，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！”

林父一脸不屑：“出人头地？哼！就凭你，你凭什

么出人头地？我告诉你，你是一辈子没出息了！”

宝玉自内奔出，带着哀求：“爹！求求你，不要再说了！”

“给我闭嘴，如果下次你敢再跟他见面，老子就打断你两条腿，你给我滚进去！”

林父说着用力拉宝玉的手往内就走，不顾泪流满面的宝玉。

“阿伯，你可不可以再听我说两句？我对宝玉是真心的，为了宝玉，什么苦我都能吃！”天福上前拉住林父的手。

林父一股怒火上来，摔开天福：“什么苦都能吃？”林父暴喝：“我就是不要我们阿玉仔去跟着你吃苦，我再说一遍，你不要再来纠缠阿玉，不自量力的东西，再不走我打死你！”林父说完举手要打，宝玉愕然扑在天福之前，泣道：

“爹！不要——不要打他，你不可以这样嫌贫爱富，人不怕穷，就怕没志气……”

宝玉话未说完，愤怒的林父已经一巴掌结实的打在宝玉脸上：“你这死丫头，竟敢帮着他来教训我，你知不知道羞耻？”说着一巴掌又要上去。

天福一把抓住林父的手：“阿伯，你要打就打我，不要怪宝玉……”

林父摔开天福的手，一反刚才怒态，平静冷冷道：

渴 望

“好，我也不打你，你想娶阿玉仔是不是？明天中午前带六十块花边银来，我就答应你！”

天福闻言震愕喃喃道：“六十块花边银……”

天福的反应在林父意料之中，林父语带讥讽地：“怎么？拿不出来是不是？哼！懒得理你，宝玉，你进去……进去！”

宝玉倔强的与林父僵持着不愿进去，林父对着门后的林母喝道：“还不带她进去！”

林母畏畏上前，拉着宝玉的手：“阿玉仔……不要再惹你爹生气。”

宝玉泪眼望着天福，任由林母缓缓拉进屋内，天福黯然走向散落四处的礼盒，拾起地上的小玉指环，悲怅自语：“……这是我娘留给我最珍贵的东西……”

这时，只见七八人挑着一箱箱包着大红布的聘礼远远而来，走在前面的是县太爷家的李总管，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，昂首阔步向林家走来，林父见状，恭敬的迎上前鞠躬哈腰：“李总管，您来了，稀客！稀客！请进！请进！”

李总管嗯了一声进了门，林父屈身随后，临进门冷眼望向天福：“哼！”

天福望着手中的小玉指环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看到我出头的日子……”天福不甘心的对天呐喊：“总有那么一天——”

天福的声音回荡在夕阳如火的天际。

第二章

一艘张起大帆的戎客船，正停泊在外海远处，扬帆待发。暮色低垂中，一艘小舢舨急速滑向载客船，载客船上的壮汉将绳索抛向小舢舨，借着绳索靠向载客船。小舢舨上的众人个个衣着简陋，神色紧张，身上均仅背着软布包袱，手忙脚乱地爬上戎客船，像惊弓之鸟般散落在上各处。此时载客船仍未起锚，船上带头的壮汉吆喝着这些偷渡客进入船仓，以便随时开航。

这时，海边树林冒出一人，四下观望后，朝后方作手势，只见十来名身背软布包袱的男子随着冒出，一伙人快速奔向停泊在海边的小舢舨，小舢舨边两名壮汉，远远朝着众人挥手，远处传来一阵杂乱的狗吠声，众人更加惊愕紧张。天福带着宝玉和天赐、阿光、阿喜在这群偷渡客里，宝玉气喘不已，快有些跟不上，天福紧紧牵着宝玉的手，深怕宝玉落后众人。此时远处舢舨边的壮汉忽然指着天

渴 望

福后方大叫：“有官兵！官兵来了——官兵来了——快跑——快跑。”众人闻声更加拼命的向舢舨奔去。

天福震愕惊恐地回头，只见树林中窜出大队手持火炬长刀的官兵，几条猎犬飞速的奔在官兵前头，猎犬狂吠的声音夹杂着官兵威胁的喝令声：“前面的人站住——。”

天福紧牵着宝玉奔跑，口里不时喊道……“宝玉，快——宝玉，快跑——”

无奈争先恐后的偷渡客不慎撞倒了宝玉：“啊——。”宝玉仆倒在地。

天福急忙回扶起宝玉：“宝玉，快起来，快……快——”

天赐、阿光、阿喜在前方闻声震愕紧张地止步回头，天赐嘶喊着：“天福哥，快啊……快啊……”

宝玉勉力站起，没跑几步又仆倒，天福几近扶拖着宝玉，眼看官兵已经逼近。

“天福哥……”宝玉喘不已：“别管我了……你快走，千万不能被他们抓到……”这时官兵已在百尺之外。

“站住——你们给我站住——。”

天福抱起宝玉就跑：“不行，宝玉——我不能

够弃你不顾。”

天福怀里的宝玉，泪眼含情地忘着天福，天福只是咬牙狂奔，汗如雨下，口中喃喃：“宝玉……不要怕……天涯海角……我不会弃你不顾。”

宝玉眼中泪水簇然而下：“天福哥……”

天福体力不支不慎扑跌于海中，天赐、阿光、阿喜等人奔来帮忙，拖扶着两人奔向舢舨，众人脚下水花四溅。

舢舨边的壮汉见官兵越来越近，快速地把舢舨推向海里，开了船就要逃。

偷渡客慌乱大喊：“不要走——不要走——等等我们——等等我们——”

壮汉头也不回地快速划着小舢舨，此时天赐、阿光、阿喜正陆续翻上船。

数条猎犬奔至，岸边落后的偷渡客均被扑倒，数名官兵随后扑上，擒捕着刚下水的偷渡客，岸边已一片大乱。

两名官兵，迅速扑向水中舢舨边的天福与宝玉，宝玉见官兵已追至，恐自己拖累天福，不顾一切大喊：“天福哥，不要管我了，你快走——”

“不行，宝玉，要走一起走，快呀——走”天福欲抱宝玉，未料，宝玉一个反应竟用力推开天福，天福顺势踉跄扑至船边，被阿喜、天赐等拉上

渴 望

船，宝玉含泪猛然回身挡住已追至的官兵：“不要过来，我是南庄林宝玉，不准过来——”

天福在舢舨边惨然大叫：“宝玉——宝玉——不能丢下宝玉！”接着欲翻下船，天赐等人见状忙将天福强按在舢舨上。

天福挣扎欲起放声嘶喊：“放开我——放开我——宝玉——宝玉——”

差甲愕然看着宝玉及远去的舢舨：“带他去见头儿！”

宝玉被差兵强架上岸，泪眼望着渐远的舢舨，口中：“天福哥——天福哥——”

舢舨已渐行远去，仍不时传来天福的嘶喊声：“放开我——放开我。”

差甲把宝玉押至带头官差面前，见是宝玉，讶然道：“你不是南庄的林宝玉？”

宝玉泪眼望着远去的舢舨，默然不语。

“头儿，你认得她？”

官差未答腔，反倒有点温和的扶起宝玉，宝玉挣扎，官差冷冷一笑，对差乙道：“把他们通通押回去！”差乙应是，催推着被捕的偷渡客而去。

官差对差甲冷道：“送这位姑娘回南庄。”

差甲略为不解，宝玉也有点错愕，官差手一张：“林姑娘请——”

~~~~~

宝玉前行，仍频频回望海中愈来愈远的小舢舨，差甲一头雾水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官差望着前方的宝玉：“你忘了，过两天咱们张大人的少爷要娶媳妇的事了？”

“啊——！难道，就是她——”

“没错，咱们犯不着给自己找这个碴，万一将来——哼！没好处。”



天福在舢舨上愤然推开天赐坐起来大喊：“你们为什么让我丢下宝玉？为什么——为什么——”

“不这么做，大家都脱不了身。”天赐冷静的说。

“好！现在你们都脱身了！”天福猛然起身欲跳船，天赐及时拉住：

“天福哥，你要作什么？”

“我不能丢下宝玉不管。”

“那你就丢下我们吗？”

天福一愣，对天赐的反映不及回应，回头望向天赐。

天福略显悲愤不平：“……当年，我们跟你来福建闯天下，你是怎么跟我们说的？难道你都忘了吗？”

## 渴望

天福抬头缓缓望向天际，眼神中透着异样光彩。

“……我没有忘……青天不会老……大地不会荒……”

“对！你说每个人头上有一片天，脚下要踩着自己的一块土地，活着才踏实。”

年纪较轻的阿光，略显无助的说道：“天福哥……你不能丢下我们，我娘还指望我将来有出息回去……。”

天福轻轻拍抚阿光肩头感伤道：“会的……我答应过你娘，要让你将来有出息……会的……。”

“天福哥……我们还去不去……”

“去！只有去那里才能出头天，白山黑水，再险，我们也要过台湾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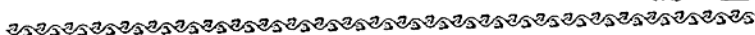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舢舨已近客船，天福缓缓站起对众人道：

“阿赐，你带他们先走，我实在不能丢下宝玉不管。”

天福边说自怀里取出一小包银钱，递给阿赐：

“这些钱你们带着，只要我找到阿玉，我一定会去找你们。”天福说完纵身下海。

天赐与阿光、阿喜互望，三人仿如心有默契一般，亦纷纷纵身下海。



锣声隆隆急响，南庄广场上挤满了人群，到处火把熊熊。

锣夫扯高嗓门边敲在泥土屋小巷四处钻进钻出，后头跟着一大群人议论纷纷。

“集合啦……大家到广场集合……”

广场人群已有人大喊：“把她拖出去浸猪笼——淹死她——”众人七嘴八舌地附和，群情更显激愤。

“对，淹死她，把男的也抓去一起淹死。”

“不贞洁的女人死有余辜——。”

“竟然跟人私奔——串通外地人……真是丢脸——。”

广场中的宝玉木然站着无视庄民斥骂羞辱，脸庞隐隐显出一股内在的不屈。

林父匆匆至，气愤地拨开人群大骂的冲出：

“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——我打死你——干——。”林父左右开弓两巴掌把宝玉打倒在地，接着一阵乱踢，林母冲上前抱住宝玉：“不要……你会打死她……你会打死她……。”

“干——你给我滚一边去。”

庄民起哄：“对！打死她……打死她……”林



## 渴 望

母被庄同推倒在一旁哭泣。

宝玉一无表情，血丝从她嘴角渗出。

林父指着宝玉道：“你让我丢尽了脸，有好日子你不过，嫁进官家是你的福气，这辈子你不但荣华富贵，南庄也会跟着你沾光，难道你穷日子还过不够吗？”

林父结实一巴掌刮向宝玉，宝玉仍不躲避，木然而立。

父母在一旁泣喊：“阿玉……阿玉……。”

林父已是气的发抖：“你知不知道你这一走，南庄要跟着你倒楣，我……我打死你……”上前又是几巴掌，边打边骂。

“官家少爷看上你，你不嫁，你……你跟着那穷小子跑，我叫你跑。”出手又是一阵踢打，庄民又跟着起哄：“打死她——她想叫我们全南庄跟着她倒楣。”

宝玉扑倒在地，默默承受林父踢打，强忍泪水，不让泪水流下。

“打死她——。”

在庄民哄闹声中，突然一声庄严斥喝：“住手。”

庄民忽地静下来，林父喘息着，态度恭谨：“祖阿妈……。”